

生活故事

画荷小记

■赵文心 文

七月,烈日炎炎不敢出门,起意画荷。

取一叠32开水彩专用卡纸,纸质厚实,明信片大小,或横或直,先用铅笔小心起稿,再摊开颜料盒,赭笔调色,洁白的纸上,色彩与水交融,流动浸润处,水波漫漫,花叶相映。

荷,常见的夏日风物,有水面的地方,多能发现荷的身影,古往今来备受人们喜爱,历朝历代咏荷诗文无数。画亭亭花苞,杨万里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(《小池》)是现成的画题。溢出纸边的荷叶可略得几分汉乐府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”的意境。画一大朵花瓣层叠翻转的红颜滴翠,心里念着李商隐的“唯有绿荷红菡萏,卷舒开合任天真”(《赠荷花》)。还有“接天碧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(杨万里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),还有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香远

益清,亭亭净植,可远观不可亵玩焉。”(周敦颐《爱莲说》)还有……这些美妙的经典诗文,摩物传神,寓意高洁,吟咏流传间早已化作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秘密编码。

荷宜入画,花朵花苞飘落的花瓣,叶片叶脉枯败的残叶,叶梗莲蓬没在水里的藕节,画出来亦动亦静亦淡雅亦丰满,都有自己曼妙的面目。花朵常常是一幅画的主角,即使有时只是小小的一朵躲在角落里。翻看《白话芥子园》,书中有荷花图谱,我一一认真临摹。“侧面莲”,外层肥厚的花瓣已经次第打开,遮住了中间还收束着护

住花蕊的花瓣,花头略低垂。“莲花花苞”和“将放花苞”,多为直立花瓣,前者呈紧裹的锥形,后者莲房半露。“正面莲”则层叠花瓣尽情舒展,中央的莲房几乎完全袒露,金黄色的花蕊丝丝缕缕。

在“画花法”一节另有详尽的阐述:“各种花头,不论大小,都应分已开、未开、高低、向背,即使聚集成一丛也不雷同。直仰不能没有娇柔的仪态,低垂不能没有翩翩的情致,并头不能没有参差的变化,联排不能没有抑扬的分别。必须俯仰有致,顾盼生情,又要反正错落,相映成趣。”这

提纲挈领的分析已不限于荷的画法,百花百态如在眼前,但要把文字的要领呈现在画纸上,不经过千百次的练习很难做到。

此番学习画荷,一笔一笔涂抹勾勒,才开始真正走近曾经多少次吟咏的荷,花瓣褶皱处透明娇嫩,叶脉细密处干净挺拔。一幅一幅构思完成,才知道荷的灵性深藏又变幻莫测,一花一叶形态颜色画得再像也未必能传达一二。水的涟漪是荷的居处,光的映射助荷勃发生机,风的旖旎令荷摇曳生姿。画荷,竟成就了这个夏日与自然的亲近,真好。



童语丹友 张文志

意犹未尽

感慨林徽因——山西行

■韦定广 文

在仲夏炽热的阳光下行走山西大地,无论到什么地方,似乎眼前都在晃动着一个身影:

戴一顶很西式的太阳帽,衣着等无疑是大城市时尚女性的打扮;然而却又踩着泥泞、坐着驴车,风尘仆仆奔走于乡间小道。是战争年代的逃荒者吗?但每当发现散落于山间或隐藏在破旧村庄中的古建筑,便如获至宝、欢欣雀跃。是大学里做学问的考古人员?然而抬起头、凝视远方,不但透现出普通女性难以比拟的俏美与靓丽,而且带有浓厚的诗人气质与神韵……

这是谁呢?让我们先来读一段她描写山西的文字:

居然到了山西,天是透明的蓝,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……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,小堡垒,村落,反映着夕阳村庄的一角庙,一座塔!多漂亮的文字!

相信只要是熟悉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的读者,就已经大体能够猜出。因为在当时能够以如此简洁优美文字表达山西乡村风景的——那就是林徽因!

这位出生于福州名门望族,其父为老革命家林长民,后来又成为梁启超媳妇的奇女子。我们暂且沿着她在山西的足迹简单走一走——

林徽因来山西自然是与夫君梁思成相伴。起因是应县木塔,但从交通上考虑,第一站是大同。山西自然风光很美,但当时的社会面貌非常贫穷落后。他们到了大同竟然找不到一处住宿的地方,走投无路之际,只能借住在朋友家中。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,去测绘建于辽金时代的华严寺和

善化寺。如今两寺富丽堂皇,但当年林徽因夫妇来考察时,却因年久失修,早已破烂不堪。林徽因与考察组其他成员一道,架梯登高、悬梁攀壁,拂去厚厚的灰尘,在与蝙蝠、臭虫等的战斗中,一处不落地测量、绘图……

然后去云冈石窟,着手考察石刻艺术所代表的北魏建筑水平。

云冈远离大同,地处荒郊外,因而他们又一次陷于无处居住的窘境。最后无计可施,只能借住农民家中。房子没有门窗、没有家具,只剩下露天的屋顶和透风的四壁。每天在农家搭伙,吃些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。在这样的条件下,他们详细考察了云冈各个石窟的平面以及建筑年代,考察了石窟中所表现的建筑形式,由此将北魏时期的建筑样式和建筑特点进行科学总结与分析。

再接着,又去了应县木塔,去了五台山,去了……

这还是《人间四月天》中的林徽因吗?或者还是风闻京华、名重古都,在“太太客厅”中谈诗论文的林徽因吗?甚至,这还是自幼随父亲漫游欧洲并在伦敦上学,后又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林徽因吗?

既然是同一个林徽因,那么,又是什么力量驱使她丢下北京家中年幼的一儿一女,跑到山西的野地来风餐露宿、吃苦受罪?

林徽因在外貌上无疑是个弱女子,不但体形娇小玲珑,而且长年肺病缠身、病病歪歪的。然而,又具“伟丈夫”的风骨与品格。

抗战后期在四川李庄,已经是病体难支、无处可逃了。一年后儿子问她:“如果日本人真的打来了,你怎么办呢?”林徽因答道:“中国的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,门前不就是长江吗?”儿子急了:“那你就不管我了?”病中的林徽因握着他的手说:“真要到了那一步,恐怕就顾不上你了。”何等的铮铮傲骨!

我们还是再来看看,她是如何以充满诗意的语言描绘山西之行的:

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,

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兴废。在草丛里读碑碣,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双手一个微笑,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……由北平城里的我们,东看看,西走走,夕阳背在背上,真和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!……

她以独特的赏鉴眼光与水平,认识到这种美。更重要的,她还努力用自己的智慧与辛劳保存这种美、发展这种美。最后的结果,不但支持和帮助梁思成写就一部前无古人的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,而且自己也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论文,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,以现代的审美眼光与标准,挖掘整理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美学。

山西是美丽的;山西的古代佛教建筑,无论云冈石窟、华严寺还是应县木塔等,既雄伟壮观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,同时又是极其宝贵、几乎不可再生与复制的文物。这些是古人留下的宝贝。

在山西期间,无论穿梭于田野乡间,还是参观云冈石窟等处建筑文物,我都不能不经常想起林徽因,当然还有梁思成——感喟他们的道德文章、绝代才华;感慨他们的士子风骨、人格魅力;当然,也感动于他们筚路蓝缕、开拓新时代学术的那种精神和勇气!其实在上世纪30、40年代,并不只有林徽因、梁思成。如果从“文艺复兴”角度看,事实上有一大批人,如胡适、陈寅恪、傅斯年、梁宗岱、梅贻琦等,更不要说还有鲁迅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既学贯中西,同时又保持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。

林徽因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卓越才华:建筑设计、舞台美术、文学评论、诗歌创作……有一个评价或许不无道理:她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!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,同时也是最为“点穴”的评价。遗憾的是,天不假其年!

林徽因寿命并不长,年仅51岁就因病去世。在她生前,虽没有正式职务,但在其死后,墓碑上采用的浮雕装饰图案,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图案,她与她设计的图案永远相伴。

咬文嚼字

乐游原

■赵韩德 文

人都喜欢到高一点的地方去散心。

登高,各有其趣,适情就好。

小时候,我的登高,说来惭愧,是离家不远,黄浦江边,一处叫“高护塘”的地方。现在细品这三个字,只觉古风仆仆。那肯定是浦东的先民,为了抵抗每年的台风和大潮,所筑起的防护堤。高护塘里侧是河浜。柳丛深深,野竹成群。

护塘河长满芦苇,端午节,有人来这儿采叶。这儿的芦叶特别厚实、宽大,特别清香,一张就能裹出一个粽子。但平时这儿没啥人迹,静得有点怕人。偶尔有水牛浸在河里,一动不动,像芦苇丛里漂着一段深褐色大木头。斜坡下是牛踩出来的小路,歪歪扭扭,高高低低,被太阳晒过,硬如石头。夏天,数不清的知了躲在树叶后面,嘶叫。把两根小篱竹接起,竹尖上粘一团面筋。看见它躲在哪根树枝上,屏住气,慢慢慢慢让小篱竹靠上去。那嘶叫刹那间收声,粘住了。有时候嘶叫声也会在突然打住之后,紧接着又发出一圈走音拐弯的怪声,树叶间穿出一个黑点,七弯八弯,眨眼就不见,蝉儿逃走了。

护塘陡,谁能最快地冲上去,成了小孩们竞赛的内容。斜坡自留地,被竞赛者踩得一塌糊涂。在高护塘上,看黄浦江,天风浩荡,自己几乎就会变成一只鸟。眼尖的喊一声:“农民来了!”我们就像鸟儿滑翔一样冲下,瞬间不见。

工作后,单位曾组织去浙江天脊龙门山。窄窄的,只能走一个人的山道,陡峭得鼻子碰到前面人的腰。爬完栈道登山顶,放眼四野,方知何为“青未了”。

闲时常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天桥上。天桥下树林间,穿过一条百多年的老铁路。生气勃勃的线条,在翠绿的田野穿过。春天伴随它的是无边的稻田,布谷鸟鸣叫着在路基上掠过。

但我心深处,一直想去的高地,却遥远。不是黄土塬,不是香格里拉,而是“西望长安”,那儿有块唐气十足的高原,叫乐游原。这次到西安自由行,我迫不急待地找到它。

乐游原上有青龙寺,早已泯灭,只有一块说明原址的牌子。我从曲折土路登上高高的野原,眼前和脚下,是一片干黄的土,长满野草野花和灌木。因为入秋,从树青色转苍,夹杂着缤纷的红叶。偶尔,能听到附近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。我来已是傍晚。傍晚是最历史的时刻。

一千一百多年前,一位身世飘蓬,屡遭遭遇,奔走于四川、岭表、湘中等地的天才诗人,落脚长安。某个傍晚,他感情郁闷,“向晚意不适,驱车登古原。”这个古原,就是乐游原。登上高原,他吟道:“万树鸣蝉隔岸虹,乐游原上有西风。羲和自趁虞泉宿,不放斜阳更向东。”感时光易流,一生蹉跎。他,就是以《无题》诗打动无数读者的李商隐。

同时代,《阿房宫赋》的作者,于47岁时的某个秋天,也来到乐游原上。乐游原在长安东南,其赋诗却面向西北——那里有唐太宗之陵:“欲把一麾江海去,乐游原上望昭陵。”这位是杜牧。

更早登乐游原的是李白,比他们早了整整一百年。“箫声咽,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,年年柳色,灞陵伤别……”王国维对这首《忆秦娥》赞不绝口:“太白纯以气象胜。”西风残照,汉家陵阙。”寥寥八字,遂关千古登临之口。”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